

第一章

普京与叶利钦。摆脱义务



延宕日久的皇位继承

早在 2004 年的头几个月,俄罗斯意义重大的事件和变化就已层出不穷,不过它们并未悉数朝着好的方向演化。国内形势和政治力量格局产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包括恐怖活动加剧并对俄罗斯造成压力这一情况。显然,至 2008 年始告结束的一个新的政治周期,大抵仍是 1999 ~ 2003 年那个政治周期的延续。不过这期间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重要因素和情况,对此需要予以评价和分析。历史学家都懂得,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并不发生在公开的舞台之上,而是产生于时过境迁之后方可评说的影响和权力的圈子之内,此时不仅要依据明显的事实和事件参与者的相应证明,而且也有赖于各种推测。

俄罗斯外部威胁的加剧和国际局势的复杂化,与位居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普京自身处境的一系列重要变化不谋而合。这并不单是就他以远远优于前一次参选的结果赢得了第二届总统选举而言。依我之见,最重要的变化还在于,普京 2004 年摆脱了政治方面、道德方面、干部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义务,这些义务是他 1999 年对首任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必须做出的承诺,作为继任者和高官的普京在那时不能不加以履行。

普京掌权并非革命、军事阴谋或政变的结果,也不似美国或



普京

总统的第二任期

法国那样经过产生新总统那种公开的、持久的政治斗争。普京只是在叶利钦任命他为俄罗斯政府新总理、宣布其为自己的总统职位接班人之后，才登上了公开的政治舞台。1999年春普京担任联邦安全局局长并兼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之职时，尚很少有谁识得其人，谁也不曾试图评估其“总统成功率”——当时更有希望胜出的首推叶·普里马科夫、尤·卢日科夫和根·久加诺夫。普京那时还不是广为人知的政治家，他并未觊觎总理职位，更不消说国家总统了。即便他当时怀有巨大的政治野心，也毫无在全国范围的选举中获胜的机会，而只能从较低的级别上着手。只是在叶利钦陷入危机时，普京才成为“候选人”，被叶利钦任命为他的政府首脑，并被赋予特别的权力。直至此时普京才获得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叶利钦在1997年为鲍里斯·涅姆佐夫和阿纳托利·丘拜斯、1998年为谢尔盖·基里延科、1999年为谢尔盖·斯捷帕申都曾提供过此类机会，然而这些活动家都有负叶利钦的期望，身居最高国家职务时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自己的声誉。只有普京在最大程度上成功地、高效率地完成了所赋予他的职责，使自己迅速成为俄罗斯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与此同时，他继续充当叶利钦的红人，不与总统身边最亲近的任何人发生冲突。1998年秋，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在总理职位上表现也很出色，博得不小的声誉，但他颇有成效的所作所为只是在事务上，而并非在与“家族”^①抑或与叶利钦本人的关系方面。他还坚决回绝叶利钦与他商谈日后出任总统之职可能性的试探。“我对这种谈话毫无准备，所以不想谈。”普里马科夫说。

1999年8月，普京对于叶利钦提出要自己做他的接班人一事未持异议，但也并未多么认真看待。俄罗斯联邦总统例行选

① “家族”或“家族集团”是俄罗斯媒体对叶利钦亲信圈子的称呼。——译者注

(本书脚注除特别注明者外，均为作者所加。)



举 2000 年 6 月始可举行。有关叶利钦提前放弃俄罗斯总统权力、任命普京代理总统职务的问题,成为 1999 年 12 月 14 日二人之间数小时长谈的话题。好不容易获得普京首肯之后,两位领导人商定了彼此之间以及涉及叶利钦主要亲信的相互条件和义务,同时对俄罗斯国家政权机关所有头面人物的前程预作了安排。叶利钦自愿移交给接班人的,不单是巨大的权力以及几乎无所不包的国家政权机关,而且还有大量财产以及全国各主要机关的领导部门和人员,这不能称之为交易,但也是一项需要经过谈判的重要的国事协议。某些观察家早在年初即发表文章和谈话,称叶利钦与普京之间的谈判结果,可能成为在位总统与其继任者共同签署、事后交由牧首^①阿列克塞二世保存的书面文件。

我认为此类假设完全合乎情理,它已为其后叶利钦和普京二人的全部行为和活动所证实。即便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未与叶利钦签订类似的协议之前,也不肯于 1991 年 12 月底退位,两位领导人当时曾为该协议形形色色的条款在克里姆林宫讨价还价达九小时之久。这一协议在阿拉木图经由独联体各国首脑认可。牧首在叶利钦和普京的协议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这一点毋庸置疑。叶利钦的所有亲信都承认,阿列克塞二世乃是叶利钦甘愿在其精神威势面前俯首臣服的惟一国人。普京对阿列克塞二世同样敬仰,与首任总统不同之处在于,他还是一个教徒。

众所周知,1999 年 12 月 31 日叶利钦交权之后,牧首阿列克塞二世祝福了他。后来,2000 年 5 月在克里姆林宫布拉戈维申斯基大教堂举行就职典礼之后,阿列克塞二世也为普京接任总统祝福。

叶利钦在回忆录中证实,他自愿提前辞职并将总统的全部权力移交普京,是他个人的意思,并且自主采取了决定,即便与

① 牧首是东正教中的最高神职人员。——译者注

普京

总统的第二任期

他关系最亲密的人和家庭成员,也是到了1999年12月29~30日才获悉此事。然而这不大可信,因为就此类权力交割而言,至少需要合乎要求地准备好大量文件。有关接班人的问题牵动叶利钦身边所有最为亲密之人的心,无论物色接班人还是确定交权的方式和时间,都是集体紧张地进行的。作为接班人重要的不单是得精明强干、尽职尽责而又认可某些妥协条件,而且首先应能信守自己的承诺,亦即应是个有节操的人。从政府圈内尤其是叶利钦的亲信中觅得这样的人绝非易事,叶利钦自己就从来不是有节操之人。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普京的候选人资格当时得到了叶利钦身边所有重要人物的认可,因此与政权交接有关的整个程序进行得十分平静。叶利钦最后班底中的全体重要人物,包括亚·沃罗申、米·卡西亚诺夫和阿·丘拜斯,全都继续留任。

1999年12月29日,叶利钦和普京会晤并交谈时,商定了交权的日期和时刻,最后形成协议。协议中可能包含些什么内容呢?这可以根据随后发生的事件和普京所作出的决定加以判断。毫无疑问,协议的头一条讲的是赋予叶利钦全面的豁免权,使其不受任何司法追究。协议还提前商定了俄罗斯首任总统的物质生活条件及其警卫队、秘书处、礼宾司、新闻处的人员配备。

叶利钦在莫斯科近郊的一处官邸——“戈尔斯9号”以及克里姆林宫的部分办公室和房间均固定归其使用,他可以在那里工作和接待来宾。与叶利钦最为亲近的一些人,诸如办公室主任瓦列里·谢缅琴科、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亚库什金、礼宾司长弗拉基米尔·舍甫琴科,都留在他身边工作。他的警卫队长由联邦警卫局领导人尤里·克拉皮温将军兼任。甚至叶利钦的官方地位的定位也不是“原总统”或“前总统”,而是“俄罗斯首任总统”。这方面的命令是普京在1999年12月31日12时之后的第一个重要决定。该第一号命令的性质本身及其具体内容,证明这一文件曾经经过仔细的研究。





叶利钦和普京协议的另一条款,根据随后发生的各种事件可以判定,应是对叶利钦的总统领导机关中的要员一律加以留任。这对没有自己的班底和干部储备的普京本身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必不可少。普京本人曾在总统办公厅工作数年之久,熟识其主要官员,也需要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众所周知,普京在办公厅的人员中安插了一些与他关系亲密的人: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德米特里·科扎克、维克多·伊万诺夫、伊戈尔·谢钦,这些人需要在这里获得经验和知识。从办公厅组成人员班底中也退出了数名与叶利钦特别亲密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女儿塔季扬娜·季亚琴科和瓦莲京娜·尤马舍娃。但最重要的人物都保留了下来:亚历山大·沃洛申、弗拉基米尔·苏尔科夫、谢尔盖·普里霍季科、贾汉·波尔雷耶娃等等。俄罗斯联邦总统事务管理局领导人、克里姆林宫总管帕维尔·博罗金去职,他调任名义上更为高级的职务——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国务秘书。“克里姆林宫部门”的全部事务,普京托付于早在圣彼得堡市政府即与其共事的弗拉基米尔·科任经管。

经决定,自1999年8月9日以来普京即与之共事的政府组成人员也几乎悉数不变。利用职责重新分配之机,与普京关系密切的“圣彼得堡自由派”格尔曼·格列夫和阿列克谢·库德林被列入政府组成人员之中。总理一职的候选人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自然是由叶利钦提名。卡西亚诺夫与“家族”关系亲密,1999年春普里马科夫退休之后,正是叶利钦坚持任命卡西亚诺夫担任新的财政部长。不过普京在这方面并无任何反对意见,也根本没有其他人选。新总统吸纳入自己机构的“圣彼得堡法学家”们,在最高权力集团中尚无工作经验。至于“圣彼得堡自由派”,则是自由派改革家第二梯队中极为平庸的经济学家,暂时未有任何特别的突出表现。因此除去少数例外,普京只能依靠权力机关1999年底现成的那批人。不过这对确保社会、经济和国家管理的顺利、平稳传承是无法避免和不可或缺的。



普京

总统的第二任期

显然,叶利钦也承担了一系列义务。他许诺自己继任者的活动不致遭受公开的批评,但普京也不应该公开批评首任俄罗斯总统及其所建立的制度。叶利钦可以安心地引退休养了,不必担心诸如赫鲁晓夫 1956 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作的谴责个人崇拜和斯大林罪行之类的秘密报告。叶利钦不希望落入赫鲁晓夫 1964 年 10 月被迫退休后那样一种境地。

毋庸置疑,普京曾承诺保持俄罗斯联邦宪法不变。如此一来,就预示着新总统在位不得超过两届任期,当然,假若他能保证自己赢得第二届任期的话。在经济和内政方面,没有必要规定什么义务,因为普京自己就认为不能允许对 90 年代实行的私有化的基本结果重新进行考虑,尽管改革明显失之公平。与普京关系密切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中,甚至没有谁提出过这个问题。这些经济学家和行政管理机关工作人员之中的许多人,先前曾在圣彼得堡市政府与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和普京一道,按照丘拜斯的规划推行私有化。无论在政府机关还是总统机构中,那些早在叶戈尔·盖达尔和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时期就被提拔起来的经济学家仍继续担任着重要职务,离职者只是一些最令人反感和自命不凡的人。让丘拜斯留任其新职俄罗斯股份公司“统一电力系统”主任,很可能也是叶利钦和普京协议的一部分。

对于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叶利钦并未事先讲定任何优待和特权。一切迹象表明,这位“寡头”的要求早已令叶利钦自己不堪重负。关于这点,叶利钦在其最早对俄国报刊发表的一次长篇访谈中曾说:“归根结底,别列佐夫斯基害大于利。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普京对别列佐夫斯基和其他所谓寡头采取严厉态度做得很对。在这方面,我是支持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①的。”^②叶利钦无疑将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也归入了“所谓寡头”之列,此人与其说是首任俄罗斯总统的盟友,

① 即普京。——译者注

② 2000 年 12 月 18 日《共青团真理报》。



不如说是对头。

叶利钦于12月3日中午1时许离开克里姆林宫时,对送别他的普京说:“请呵护俄罗斯。”叶利钦驱车前往别墅途中便接到第一个电话。那是比尔·克林顿打来的,他为克里姆林宫出人意外的变动深感不安。此时华盛顿还是夜间,但克林顿不愿等到天明。不过叶利钦并未与之通话,他请美国总统晚些时候,到7点再给他来电。先前他从来不会这样做。叶利钦抵达“戈尔基9号”之前有很多电话。他躺下睡觉,要求至少两三个钟头不要叫醒他。

尽人皆知,除夕之夜普京是在车臣的古杰尔梅斯度过的。但2000年1月1日晚上叶利钦即已邀请普京及其夫人柳德米拉到他的官邸吃饺子。应邀参加这次为时略晚的新年和新年聚会的,还有国防部长伊戈尔·谢尔盖耶夫元帅夫妇和叶利钦的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夫妇。席间他们谈笑风生,举杯畅饮,并不单单是为了庆祝节日。时过午夜,来宾才陆续离去。

隔日,叶利钦飞赴以色列伯利恒,参加基督教2000年庆典。在那里他按照在位国家元首的礼仪规格受到接待。返回莫斯科后,叶利钦偕夫人和女儿塔季扬娜去大剧院出席“凯旋奖”年度颁奖仪式。他惴惴不安,惟恐与会公众对他作出不良反应。然而他出现在剧院包厢时却受到鼓掌欢迎。叶利钦受宠若惊,不过大多数民众都是为他终于下台由衷地感到高兴,其中大部分人也欢迎他退休。

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并不隐讳,他刚刚退职的数星期内曾感到空虚、孤独,甚至苦闷。他的写字台上空空如也,他无须签署任何文件。他还回忆起2000年1月10日的上午,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从专线电话座机上拿起听筒,然而却没有蜂鸣声。总统电话已经不通。那是专用通信系统的技术性中断,该系统已进行调整,改归新任国家元首使用。某些通信线路和密码在俄罗斯只能供一个人使用,那就是现任总统。叶利钦大为



普京

总(统)的(第)(二)(任)(期)

恼怒,焦躁不安。他在办公室内无所事事,便出门来到客厅。可能他此刻想到了失去通讯联络、待在福罗斯的戈尔巴乔夫。

1月底,叶利钦行将届满69岁之时,他退休后首次决定前往克里姆林宫,并约定与总统联合报道组的新闻记者们会晤。彼此互赠礼品和寒暄之后,他走进普京的办公室。“可以坐一坐总统的圈椅吗?”首任总统对自己的继任者说。过于强烈的权力本能在他身上仍未衰退^①。

2000年2月1日是叶利钦的生日,普京和夫人一大早便向首任总统表示祝贺,并在他家待了将近一小时。叶利钦的生活逐渐安排就绪:他开始收到克里姆林宫各部门的定期工作报告、社会调查资料、情报信息汇编和报刊文摘。他决定远离公众政治,一律谢绝关于演讲或建立“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之类基金会的建议。不过他并不希望也不可能过普通退休者的生活,诸如在园子里翻翻地,和儿孙辈聊聊天什么的。

叶利钦将自己的立场和作用定位如下:“我对所有培养的人、共事的人负责,我一如既往地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负责。不过不是以总统身份,而是以对那个政治进程、对俄罗斯所经历的那条道路负有责任的人的身份。包括新总统在内的每一个人如今都可以来见我,征询我的意见,提出自己所热衷的问题。我有义务回答他们,绝不自命为终极真理!我有义务抑制自己作为领导者年深日久的习惯反应,成为所有这些人的纯粹的交谈者——我重要而宝贵的意见会受到他们的珍视,但也仅仅是个交谈者而已!这是一项重大而严肃的使命。”^②

谒见叶利钦的人很多: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叶戈尔·谢尔盖耶夫、弗拉基米尔·鲁沙伊洛、谢尔盖·绍伊克、阿纳托利·克瓦什宁、康斯坦丁·托茨基;还有知识界的代表人物加林娜·沃尔切克和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普京每月两天早上去

① 2001年2月1日《消息报》。

② 鲍里斯·叶利钦:《总统马拉松》,莫斯科,2000,第406页。



见叶利钦，他们城外的住宅彼此相距不远。他们用电话交谈更为频繁。

2000年3月末，普京在总统选举的第一轮即已胜出。这对普京和叶利钦都是巨大的成功，叶利钦向自己继位者的这一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是的，当然是叶利钦将普京捧上了高位，这就使其在对手面前占有不小的优势。普京掌权系出于“家族”的旨意或认可，但这不仅仅是一种优势，同时也是一副沉重的担子。普京必须具备非凡的智慧、顽强的毅力、过人的才能，还要有相当大的勇气，才能在入主克里姆林宫伊始不致丢人现眼，并且还要在数月之后彻底摆脱“家族”庇护人的宣传形象，赢得全国大多数公民的赞许和支持。叶利钦参与制订预定于2000年5月7日举行的就职典礼的方案。方案决定典礼不在先前举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就职典礼的克里姆林宫大会堂、而是在不久前刚刚全面修复的大克里姆林宫安德烈耶夫大厅举行。俄国历代皇帝即位的加冕礼都是在这里的格奥尔吉耶夫大厅、安德烈耶夫大厅和亚历山德罗夫大厅举行的，甚至必须进行排演，沿长条地毯肃立的士兵暂时顶替未来的来宾。

叶利钦不仅仅莅临2000年5月7日普京就任总统的隆重仪式并为此致词，他还亲手将一具总统特别标志交与普京。该标志系根据叶利钦本人建议并在其监督下设计制作而成的，是一条串连着40片镶有珍贵宝石的金箔的笨重金链，金箔的背面镌刻在位总统的姓名。头两片金箔刻的是叶利钦的名字，而第三片上如今则刻上了普京的名字。总统标志的这些金箔足够再使用150年。

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权力极大，超过美国或法国总统的权力，所以称叶利钦为“沙皇”、“克里姆林宫孤独的沙皇”、“克里姆林宫的君主”，而且无论反对者抑或追随者皆然，这并非无稽之言。鲍里斯·涅姆佐夫写文章或谈话涉及叶利钦时，常常称其为“俄罗斯的好沙皇”。俄罗斯总统权力体制无可置疑的极权主义性

普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质已载入 1993 年宪法,而该宪法对政权的其他分支的权利和能力则作了很大限制。叶利钦希望以某种方式确立俄罗斯国家元首这一至高无上的地位。

分歧初现

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普京 2000 年 3 月选战告捷时指出,如今新总统可以“事事绝对自由”:自由抉择轻重缓急次序,自由确定经济见解,自由遴选新班子人员。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第二任总统对首任总统的诸多保证仍继续有效。这在某些方面是合乎情理的。在位居总理之职并代行总统职权的条件下进行选战,较之处于其他地位要容易得多。普京承认:“应当坦率地说,是叶利钦让我在总统之战中占先。”

众所周知,就职典礼之后国家高级职务官员应当提出辞呈,听候重新任命。2000 年 5 月的这一过程风平浪静。就职典礼后的政权组成人员变动不大,但仍需叶利钦插手。我们在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的任命上便可看出此种端倪。就职典礼后弗拉基米尔·乌斯季诺夫提出“礼节性的”辞呈,普京意欲接受其辞请,任命德米特里·科扎克担任此职,联邦委员会也准备予以批准,然而叶利钦坚持让乌斯季诺夫留任总检察长。

2000 年夏秋两季叶利钦致力于回忆录的写作。他会晤了退职政治家赫尔穆特·科尔、桥本龙太郎以及独联体某些国家的领导人。2000 年 5 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访问莫斯科期间,携代表团成员在“戈尔斯 9 号”拜访了叶利钦。

叶利钦回忆录《总统马拉松》的首发式上宾客如云。莅临现场的有切尔诺梅尔金、丘拜斯、涅姆佐夫、总统办公厅先前的多位主任,还有叶利钦昔日的助手和顾问。



叶利钦为“库尔斯克”号潜艇的沉没^①以及对这一悲剧的广泛反响极度焦虑不安。俄罗斯陆军和海军多灾多难的状况,正是叶利钦本人的活动和政策所造成的。

“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没之后不久,叶利钦邀约普京见面。交谈中首任总统指责了接班人:依叶利钦之见,普京得悉灾情后本应迅即赶赴维佳耶沃或北莫尔斯克。至少离开索契后不该前往雅尔塔会晤独联体领导人,而应该去莫斯科直面民众,表达同情和抚慰。普京听取了这一意见,但未必同意。叶利钦自己在诸如布琼诺夫斯克或基兹利亚尔发生严重事故或恐怖活动的日子里的言行,我们大家都记忆犹新。

2000年秋,俄罗斯讨论俄国国歌问题,包含着新国家各种象征的国歌此次引发了极大的意见分歧。普京赞成保留苏联国歌的曲调。新国歌的歌词由原作者谢尔盖·米哈尔科夫提供,对先前的文字略有改动。不单是丘拜斯和涅姆佐夫,而且大多数自由派经济学家和大众传播媒介活动家都表示反对新国歌方案。叶利钦公开支持他们:“我坚决反对重新将苏联歌曲作为新国歌。这种事情不能当儿戏。我对旧国歌的联想只有一个,就是党的官僚专权。国家总统不应该盲目附和民众的情绪,他应当积极地影响他们。”^②然而这一次普京并没有听众听利钦的劝告。

首任总统与第二任总统之间的意见分歧在报刊上引发了大量评论,于是叶利钦决定专门发表长篇谈话阐述自己与普京的关系。在回答有关他们会晤情况的问题时,叶利钦说:“我同普京每月见面一两次。没有什么秘密会见。我们的谈话并不是按照计划进行,也不是根据什么事先拟定的时间表,而是视需要而定。有时是我主动,有时是他……”“你们最近一次见面是什么

① 指2000年8月13日俄罗斯北方舰队的“库尔斯克号”核动力潜艇在巴伦支海上演习时沉没的事件。——译者注

② 2000年12月8日《共青团真理报》。



普京

总 统 的 第 二 任 期

时候？都谈了些什么呢？”“是一星期之前。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①通常都是清早上班之前到我家来，这样对他方便一些。我们比邻而居。谈话的原则是这样：普京向我讲述他国内外出行的情况，讲述各种会晤和谈判的结果。我认真倾听，然后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评价。”“您给他出主意吗？”“是的，也出主意，因为我认为新总统理应定期听取前任总统的意见。这有好处。不过我也知道普京是按照他自己的意见行事。其实，正是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的这一品质（内心绝对的自由和独立）让我当时选中了他。”“您没有对所选中的人失望吧？”“没有，我的期望完全实现了。虽然我也坦率地向普京说明他的错误，但最重要的是他没有辜负民众的希望。”“您提出批评所为何事？”“为各种事情……您这是想让我与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争吵……报纸上也并没有提到什么像样的事，都是些鸡毛蒜皮。不过，我同普京没有原则性的分歧。”^②叶利钦十分仔细地阅读了报纸上刊发的访谈全文。很可能普京也读了。

叶利钦赞同普京对联邦委员会所进行的改革、统一法律和建立七个联邦区，不过他也指出，这就是他的态度——“有分寸的支持”。《共青团真理报》记者安德烈·万坚科问他：“还想念克里姆林宫吗？”叶利钦真诚地回答道：“非常想念。退休后很寂寞。但那又能怎么样？我可不想干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情惊动社会。现在我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就是个参谋。善于提出忠告，不固执己见，不强求回答——这就是我眼下正在学着做的事情。学着随意观察，不再以总统的视点分析问题。”

早在2000年，叶利钦便决定正式退休。“退休送别会”在他的官邸举行，到会的有退休基金会主任米哈伊尔·祖拉博夫和克里姆林宫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相应的致词之后，祖拉博夫应当授予叶利钦退休证书，沃洛申则授以其劳动证。

① 即普京。——译者注

② 2000年12月8日《共青团真理报》。





经过演练,整个这一幕由俄罗斯首任总统私人电视摄影师亚历山大·库兹涅佐夫拍摄下来作为史料。叶利钦的退休金规定为11000卢布,外加少量津贴。他不禁潸然泪下。

2002年2月1日,叶利钦庆祝70寿诞。俄罗斯各报都发表文章和特写,对叶利钦时代总的绩效基本上予以正面评价。各种庆祝方案和建议大相径庭:大宴宾客;抑或相反,一切从简,只限于家人范围。然而1月30日叶利钦已被送进中央科研实习医院,被诊断为“急性呼吸道病毒性感染”;首任总统的视力也需要医生高度关注:不久前他刚刚施行过白内障摘除手术。于是祝寿活动只好在医院的病房中进行,允许入内的只有其夫人和女儿。但对普京夫妇予以了破例,他们有几分钟时间可以献上一束鲜花。

叶利钦并未如他的某些追随者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俄罗斯的邓小平。对普京指责最多的是瓦连京·尤马舍夫,此人于2001年成为再度改姓的^①塔季扬娜·季亚琴科的丈夫。在叶利钦颇受官方礼遇期间,谁也不曾注意到一度炙手可热的尤马舍夫,就连新总统办公厅他昔日手下的工作人员也是如此。

进步力量联盟杜马党团方面也对普京发出日益尖锐的批评。尤马舍夫甚至专门发表公开声明,说2002年初“‘叶利钦的旧班底’即将被排挤出克里姆林宫,沃洛申、卡西亚诺夫和丘拜斯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办公室”。国防部和内务部的人事变动引发的议论尤多。普京任命新部长时,许多政治评论家都确信必将招致叶利钦的反对。然而首任总统又能反对什么呢?弗拉基米尔·鲁沙伊洛调任地位更高的安全委员会秘书一职;伊戈尔·谢尔盖耶夫元帅已届退休年龄,在这种情况下任命他为总统助理显得完全合理。新命令终究还是在没有沃洛申参与的情况下发布了。

2001年下半年和2002年,普京和叶利钦仍然会晤,但为数

① 俄罗斯妇女一般婚后改随夫姓。——译者注



极少。他们的关系当然也不可能因铁道运输部部长尼古拉·阿克谢年科的去职而改善,此人被控滥用职权,侦查期间令其不得离境。阿克谢年科系叶利钦亲信之一,1999年叶利钦甚至曾一度考虑将其作为接班人人选。不过叶利钦此番也未置一词。

新的分歧和决裂

普京声誉日隆,叶利钦难以望其项背,而国内和西方大众传媒对俄罗斯第一、二任总统的频频对比,同样不可能让叶利钦痛快,但他力求不流露自己的情绪。然而2003年夏季和秋初由于“霍多尔科夫斯基案”,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卡西亚诺夫和沃洛申都坚决反对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他们对这位寡头做出某种保证并向叶利钦寻求支持。在当时的情况下叶利钦决定公开表示自己的“不安”,并就此事于2003年10月向《莫斯科新闻》发表了长篇谈话。但这家报纸现在是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传声筒,因为“尤科斯”公司在2003年9月初已购进其股票控制额。其他报纸对此次谈话则未予发表、未加评论。沃洛申被迫提出辞呈。普京虽然指出自己办公厅这位领导人的决定是错误的,但还是接受了辞呈。

普京与叶利钦的彻底决裂发生于2004年2月14日,当时普京在莫斯科大学大厦内召集自己的代理人和全国各地的600余名记者,举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式竞选活动。俄罗斯总统不仅宣读了竞选纲领,对已做的工作进行了总结,而且首次对叶利钦制度予以无情的批判,不过并未提及俄罗斯首任总统之名。

普京说:“让我们回忆回忆,1999年末至2000年初国家处于何种状况,又是什么原因、什么因素影响了这一状况……苏联解体时国家体制分崩离析的破坏性进程(这本来是可以而且必须





预见到的)迅速波及俄罗斯联邦本身。利用民众对民主的天然渴求进行政治投机,实施经济、社会改革过程中的严重失误,当时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全国三分之一的居民陷于贫困线以下。在这种普遍现象下,发生了数月拖欠退休金、补助金和工资的情况。人们为银行无力支付、猝然失去存款和全部积蓄而惊恐万状,已经不相信国家能履行哪怕最低限度的社会义务。矿工、教师以及预算范围内其他工作人员的罢工令全国激动不安。税率节节上升,国库政策完全针对着人们的基本生存。大多数大银行破产,1998年的危机之后信用体系实际陷于瘫痪。更有甚者,国家已沦落到依赖国际金融机构和各式各样跨国金融投机贩子的屈辱地位。只需要仔细想想就知道:折换成国内生产总值,俄罗斯1999年底的外债几近90%。

“令局势更加严峻的是,此时俄罗斯在对外领域很大程度上已丧失独立的立场。世界上那些继续按照‘冷战’刻板公式生活的人,尽管满嘴甜言蜜语,却依然视俄罗斯为自己的政治对手,千方百计地支持足以尽可能长久延续我国此状况的事情。国内政治领域形势的发展也同样紧张。国家宪法和联邦法律在许多地区丧失了最高法律力量的法令效能。地区议会通过的法律与宪法原则和联邦法规相悖。这种‘竞争’的必然后果是恣意专权,民众只能深受其害。争取‘特殊’财经制度成为各地区与联邦中央讨价还价的固定目标。事情已发展到个别地区事实上处于国家统一的法制和国库财政制度之外,不再向联邦预算扣交税款,要求建立归自己所有的黄金外汇储备、自己的动力和海关系统、地区货币单位。其结果便是地区间经济上的不平等,最终招致公民经济上的不平等。刚刚产生的统一的商品和劳务市场遭到破坏:数年间在俄罗斯酝酿成熟的分离主义进程未能得到国家政府机关方面适当的应对,却受到国际极端主义组织的积极支持,终于在北高加索出现了最为可怕一种形式——恐怖主义。这里所说的首先当然是车臣。签订哈萨维尤尔特协议的结果,无论车臣本身还是以为内战噩梦行将结束的全体车臣人民,

